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五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三十一

愍節霍公祠堂碑

孫少卿墓表

貞憲徐先生墓銘

克菴唐公墓誌銘

錢鳴叔傳

時植傳

桐村繭室記蓋石文

周正道傳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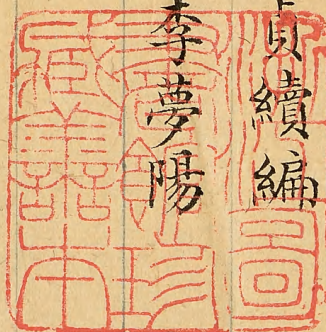
瑯琊 王世貞續編

李夢陽

王世貞

洪朝遠

睦 擢



錢伯行傳

北湖陶君墓誌銘

熊君伯穎墓銘

李天瑞傳

三川包君墓誌銘

立齋鄒公傳

張子宜傳

杜長公暨包令人合葬墓誌

張子宜墓誌銘

張時徹

邵寶

素衷

張時徹

俞貞木

浙江圖書館

河南上蔡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謚愍節霍公祠堂碑

北郡李夢陽撰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公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曰襯營塋樹石表閭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兼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

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
懿其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
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効死而勿去曾子所
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
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
則不勇於是覩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
竄偷生者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漢陽也使非二顏
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上蔡無慙
回公矣然夫婦皆也義激之然歎抑刑于寡妻者素和侯
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

衛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
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
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母憂起補上蔡
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
十並返荆軻山而塋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
咸足報往勸耒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
節云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
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
惟是貪夫有覩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
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傑雲或如鴻毛

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
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忿泣孤城抗賊
孰曰彼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屍刃頸斷者心騰
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颺憤為之露上帝是訴群彪竟
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非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
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羜威儀儼
嚴景光輝耀白馬恍耒朱旂大燾縣戶風冷冷若色若笑穢
歿斟厲我氓攸保

浙

孫少卿墓表

璽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
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孺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
使遂檄璽往成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
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曰周行相地勢布
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
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也易亡扶
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
刀斫坐杙曰敢言亡者如杙乃尽出城中弓矢令士賈輿
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毡披之障矢甲統

十人搃甲統五十人搃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
南城曰簿爾守北城典史爾守西城東城未堅惟予守曰
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蓋爾
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
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
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
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
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
賊戴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
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齧殺之士月十四日也賊大

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續報曰與扶風君同奔而溺水蕩扶
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
尸棺之還其鄉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髯而碩体非
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
奏上制贈光祿寺卿賜祭蔭子紹卿為國子生於乎順非
宿憾君惟耻其无能語曰收心恡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
風君死信烈矣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
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時是薊盜寇中
域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父平文臣短於謀武臣
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東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印知

為縣令段象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
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
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
元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
貞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姝深慕荀息
之為人少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
十七其兄澄弟珂從子太史紹祖子紹卿具衣冠君魂葬
於東門代州外

浙

文林郎知奉化縣事貞憲徐先生墓銘

獻忠

王世貞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
館舍春秣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以叅政部吳興稍為經
紀其喪踰四月而遷晉臬歸里又三月而其子文果以治
命請曰不肖敢為逝者徵惠一言謝不敏則又曰唯先子
之獲幸公也最晚而最心念之曰是公吾所創見也既易
箒語不肖曰吾目待王公銘而瞑余聞而悲之按狀君諱
獻忠字其先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
焉七傳而為君王父某娶某孺人寔生君君神識茂暢性

操并介自其髻戲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
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為率首義之薦應
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搜獵
稗官盪者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亡昏旦農圃醫卜支
離覆逆音彘人伎往々精探其所繇造雖專門名家無以
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所不窺薄神情妙
傳獨在江左與貞微之際而已文王爾雅不離象有賦頌
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
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
其揚於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

部為吏部選人當得縣令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
先生為君謙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胡足溷徐先生
竟得浙之奉化夷峻而城蛇虺雜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
為介々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
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為膏粥費興禮揖遜彬彬如也君所為
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飭
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
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失其名以一籠
笑授君致之京君佯為不悟抵京以一籠笑報之何君坐
殿罷矣前君為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父府君沒執君

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塋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
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
福山而塋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令則斥
置墓傍^田丙舍為終老計不竟稱華亭矣五柳雙桐偃蹇
杖門踈 淨几竒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高中羽氅
徜徉其間客至則番小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
單舫渙童樵青於茗瓞菰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劄
公蔣公司寇碩公諸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
以重斯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間之畧肆
於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

節受鑰伯陽以破玄局作叅同契亥步心測璞筭神啟作
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考狗知郡將冀酬山靈
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轂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呂朱
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正錄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
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探外典遐想冲奉
每自謂刁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
京之上壽稚川陶隱居而下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
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
者也君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
遺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散有語不得君聽請曰毋以仲季

產未立耶趣推己所授遺之且割橐之半而後喜可知也
呼仲季未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於某生四子為某某
女某之諸孫某之塋九霞山之陽太其父墓若千里不妄
竊概其大者擬之謚曰貞憲先生而為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今乎四明於終乎吳興博聞多能曰憲清
白守節曰貞請以貞憲易而名庶幾稱為寓公為鄉先生

直隸廣平府鷄澤縣知縣克菴唐公墓誌銘

音

同安洪朝遠撰

嘉靖壬子冬十二月甲戌克菴唐君卒於京師其孤一麇
奉君之喪陸走三千八百里歸於宜興是時壯方饑於旱
滂鄒滕盜晝剽徐淮水溢河道烟塞一麇旦夜犯風雪崎
嶇攘奪寇盜之中辛勤備至君子以為孝君之卒也殯于
館棺衾之外囊無餘貲一麇黽勉有無竭力營治還君數
千里之外不借助治所一金之賻蓋君為吏非義一毫不
以自點染故雖無遺命而一麇日不歆以此貽先于身後
之玷也嗚呼何其庶也始君在縣以肩暑得疾及一麇以

省覲至則疾且愈矣因勸君暫縣事休養精神君曰吾每
上枕時則自誦數語云嚮悔宴息以待盡也朝而聽政承
天命也吾存一日則盡一日之職死生豈敢必哉病革一
麈問以家事不荅先卒之夕沐浴就寢臨終言語了了不
亂嗚呼又何其達于死生之際如是也是可以覩君之平
生已得少得疾幾不起父孝正公令其廢儒業鑿君雖游
于鑿肆中易取四書誦讀之已而棄去讀書日課五六葉
連晝夜不輟其刻厲勤事若有人所不能堪者孝正公尚
憂其病每禁止之隨任之溫卅於中路書一絕云力倦山
阿憇無何又上山湏知為孝者不可放功閑孝正公見之

始聽其勤孝荆川先生於君為從叔君自習孝子業同筆
研又同舉於鄉最相知善也君怡々樂易而先生嚴毅莊
鯁然其剛果自立不詭隨于俗而相砥礪自古人之孝而
人之操行本同故叔姪間自為知己終其身雖所自立或
少異而心事未嘗有間也鄉先生毛古菴應當道之聘為
諸庠士講孝於道南書院其孝一宗程朱之訓居敬致之
交養互發絕不為高竒超脫之論然實世俗所不道故聞
而信者亦少君初不與負之牆烈獨心暮之壺日諸生講
去乃造其門而執弟子焉古菴諄切懇惻教人腳踏實地
不以講說為事而君飭躬厲行華不足而實有餘古菴最

心許之莊渠魏先生講李於蘓州時君當會試北上乃慨
 然誦古人之言曰居易未必不得也然窮通皆好行險未
 必常得也然窮通皆醜吾惟斲足於學問而已窮通之來
 自有數在何以仕為急耶乃辭不赴之吳門從先生游先
 生之李淵然自得每示大易潛龍勿用之義教人培養其
 靜根君執經請正先生隨所問點化之大意以為李問所
 以開天聰明當求吾天然之知不專以聞見為知也君信
 向專而用功確故得聞先生之教二先生世所稱鉅儒其
 李深造而有得其於內君登其門皆為入室弟子而莊渠先
 生尤稱君嘗與王順渠先生書曰近得二士其一人為林

君朝相其一人謂君蓋許以為狷者之徒也君於為李堅
苦約畧歛束孰規矩中使筋力彊固精神凝注志氣奮發
然後於天下之物可喜可懼視之漠如也於齊中自揭一
絕云食淡精神爽心閑寤寐長若能此味知輕富賤侯王一
生清苦之節蓋占于此詩云讀書必反復玩索推見古聖
賢之心於千載之上在師門有疑必問未得則思期于明
辦而後已嘗錄在莊渠門下質疑之言四書五經周禮凡
若干卷而專務反窮實殘其所問難辨質之言皆用以密
證於禮樂之先後善信大化之積累循蹈等級截然有序
不妄意希高鶩遠以徼時譽也既講於家庭鄉里師友之

間聞當世名公傾意向事之當世名公習君之賢一見自
以為得益友至於議論學術有所不同則不規規以阿從
為事也如荅鄒東廓先生書有曰在高視之則可頓悟而
入若後生輩雖用力持守尚守恐不免得此失彼又何敢
自信以冀其化也荅古菴先生書有曰周書言耳須權止
檢詳書藉時心豈不在耶又豈不求是當耶又言吾所謂
知識者豈若諸儒所謂即物窮理湊泊而得之也要在反
躬自悟而嘿識之不知舍即物窮理之外又何有反躬自
悟之機豈閉目兀坐而可得耶荅劉平嵩書則又曰中庸
論道明之端而必先之顏淵之躰善則知君子之孝貴得

實地躬行有疑叅諸同志思之謂講未有置踐履於後而
且以講說為一事也又言錢書謂人生為此大事出世不
知何指豈以講李明道為大事耶愚為此事自人觀之固
若為大自己觀之直常事耳道具吾性吾自明之吾自勉
之何大之有世之稱君賢者特以君為焉行君子至得於
義理之所涵濡成于踐之所克闡世莫得而盡知之也君
沒而其性返論李之書始見於幽行之撰述讀其書君之
所養可攷而知也既屢會試春官不第就乃選為鷄澤知
縣鷄澤固瘠邑又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京畿邊于北
方者率當儆備差科之擾君為之均節裁省視民力所急

與民財所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贍力劬展采錯事務
在必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于太府翁曰上司
各行所見未嘗親觀民之疾苦故多以操切為事所賴以
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
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干足民不
願鬻於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殉一官以重困吾民
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間爭願出馬半日而馬畢具
肥好更為諸邑別君蒞任二歲而乞休者三一為市馬一
為牌坊其一則論范項罪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為邑宦列
御史暨牌坊君以民窮財誑姑紓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

主吏杖之君遂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君沉思良久
乃曰劉御吾故典也亦頗相信為牌坊而逐一知則彼亦
有所不利焉因寓書于劉而併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以不
果行范項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黠橫行閭里間鄉人
患苦之至是午夜操鉄簡馳入陳國卿家因權國卿而汚
其少妻彼問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項瘦死獄中已而推
府疑為衆人所謀卻其獄擬以和奸翻案君具揭帖論其
事且請罷君弁曰念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昧律
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籍庶賴典成之恩永
遂守株之願君之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

小寨浮圖二堡上司為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
之侵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外之民冒盛暑舍農業
而操畚耨者計道理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况虜
騎果至亦決非堡所能禦也君所治浮圖堡又奸宄桀黠
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為
固利不一而害百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
府劉事獲寢巡鹽御史感商言配鹽斤銀于縣歲溢額若
干清軍御史覈絕軍產餘民項軍以實伍軍皆以為不可
君於上司之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
法之緩急上官之意向為趨舍從違故注人以此得罪然

真意為民無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厲而不激因以
見信者亦多有之其尤難者呂公祠建醮凡有職于其方
者自巡撫而下磨集君獨固稱病不往時惟同府劉與君
意合覘君所以對劉之言其義正其守堅然其詞則不得
而記也君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徵歛民有訟
於縣者貯一空於匣中吏初不知為某事也訟者至乃發
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以此獄無留人邑無廢事其所
決遣自杖徒以上當治其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
不深竟也邑中當審差君集應往者於廷據其籍而訊其
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與所聞者互相檢察必

核實而後已士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
夫占田四頃計其官也免三頃則以其余一項署其子之
役其人丐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宥有弊當具呈於按撫
我冊籍已定不可易也且小民凋弊已久吾所以推析於
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以百
姓受差者比註年減彊半上自數十頃之貲下至一丁一
畝之產吏昏入出之弊一朝為之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
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有差而一邑無不訟其平
君諱音字希古別號克菴卒年五十有五其先自高郵徙
常之武進至君始卜居宜興曾祖鉦祖永貞父輔沂州李

正配陳氏子五人一麇其長也次一鳳一夔一驥一鷺一
女三人君少有志操其於義利大閑忠孝大節不孝而能
隨父任温州遇母喪歸孝正公知其至性以白金幾兩托
同寮與君為騎馬業兜子之費君竟徒步扶柩以歸孝正
公病篤干沂君與弟奔赴至高郵湖中無一舟有操小舟
者吾固願渡汝如水方漲急無人操舟何君解衣盤礴與
弟持漿鳴櫓與之從事平生不殖產業居官清若如寒士
故其卒也幾不能歸武進之唐入國朝代有名人聲迹相
望至於今為特盛仕雖不達然天下以其言行為着龜君
之幾君世祖復宣德間詔奉可為郡守大臣可復應詔士

終平樂守有政績事載國史君子一廢孝行世其家者也
墓在邑東南柩林里塋以癸丑十二月十有八日銘曰士
以儒名不專挾冊考古證今推以畜得鮮剝紛紜靈明滋
塞有反其為靜覲嘿識其不躍然如光曜魄虛偽翳之無
異佔得君於為儒亦誦亦講不為玄虛追逐象罔不為形
器模擬依倣期會簿書俗吏相矜有不然者為聲為名緣
飾儒術以愚衆育君於為吏亦庶亦仁惟志之行惟道之
循惟義之視不用為身人謂我儒曰守家孝惟我循吏曰
視有作耒者繩々如玉琢刻辭不誣質于冥漠

錢鳴叔傳

錢鎔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喜興
國初以經授荊州左衛百戶己左衛徒承天護

顯陵而鎔家在荊州父景生鎔絕穎異讀書一過目不忘
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第壬子出
知江陰鎔性剛果遇事敢為時倭夷亂浙東

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鎔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
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
庚寅四月賊掠江陰鎔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
偏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之群盜亦起鎔恐其翼賊

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拓林明年
乙卯春賊拓林自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
丈浦者為叅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
不克又還趨江陰鏢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鏢被創
猶闖賊遂遁江去鏢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
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又之死傷畧相當乃更合
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巷入偪城鏢業
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之守
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焰蔽天鏢從城上
望之嚙指誓曰剪烈矣柰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

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錚素折
之至是棄其薄賊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卒聞會伏起
錚墜馬復躍而上賊執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縣人
求錚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於肘輿之歸緝其殊始
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

朝

詔贈錚光祿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
秣致祀錚年三十一歲死妻趙氏先錚死二日生一男子
於家歲餘亦死錚無子以弟銖襲錦衣百戶



浙江圖書館

時植

睦摯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恭布政使植儀現
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娶之顧數試
不弟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歆奮拔樹功名以見于世
正德六年授四川梁山主簿素身惠民声称籍籍時蜀寇
方四北畧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
兵討之檄植督餽餼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道賊出沒鄰
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峙幕勇敢蒞盟于戎曰國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醜乃敢厲民違天々必厭相吾
儕協心共濟進界退誅懷二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罔不用

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簿境植先伏銳卒於秀喜山扼險
要自營于煩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奉火縱兵
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築石起戰
樓於城上躬擐甲胃指使戰守屹為保障遣使請兵於俊
賊騎旁午於道不能達方回南攻忠州憤敗於梁也退合
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
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
身當其危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
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樓墉墮圯曾先以貨
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

乃憑堽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
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蹀血波道陳寇繼進悉衆合
圍植知力不及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
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為人如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
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
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
檀蘭廷瑞於京師磔鄔本怒於襄陽乎汝猶敢乃爾我奮
殺汝而及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
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
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

以時死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昇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
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
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執焚後方寇入城令所
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嘆嗟久之仍令撲
其火而所經室巋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
始未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
昇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嫗負子道遇其
母偕至覃乃館穀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
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瘞子寵入
監所在給舟輦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桐村齋室記蓋石文

先生諱字父母妻年壽塋地已見記中茲不書者惧再告也惟郡邑姓氏父祖諱外

祖姓諱則詳書之以補記之未備云

維成化二十有二年疑舫先生周氏自記其桐村齋室之成蓋絕筆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哀子有庠卜先遠日得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則是記也當為坎中之藏及門之士咸以為先生澡行焯華聲實流著光遠有耀者自謙而不言不可以不載也謂某宜論次其後某人微而言淺續之則侶伉銘之若以尊自居皆不可也用敢取柳宗元之說假記之蓋石而書焉先生敏敷夙成生五六年客有牽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弦識者固知其

不凡矣稍長孝春煉于鄉貢士蔡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
例然厥科奉之習益務博極群經汜及史子摭獮劓剔以
涵以揉儲為己有山峙海會發為文章汪洋恣肆道屬峭
絕結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為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
雷轟電掣萬恠呈露湏臾廓然消散天_宇朗豁泯無一迹
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
鮮矣孝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誘掖
摩厲率有成正統六年荆江柯察使屈先生為子弟師
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
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

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為允獄之有疑常
與密議為例止得驛丞先生故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
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
三都督軍以討之枯賊葉宗留昨諧途陳都督敗死請濟
師制詔寧陽侯陳懋年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
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吳左右副參四將軍刑
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
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先生殫竭心
膂彌縫匡贊知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
為平延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茂伯為主幕府議進取

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闔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曾不得
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
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
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為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
相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
然後進軍剝之誅其首惡舍其惰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
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蔑于賊
者先生為之前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
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也衆疑脾之莫敢往惟先生
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

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竒恐欲起去先生不為動
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先
生飲食意氣揚々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
衆而返是日遂竒食幾不能正七箸謝道曰某生長行五
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為儒者服
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作賊々屢敗
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
間伯孫尤倚伏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
使謀佯若哄者儻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
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遂散閩地悉

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彼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
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沐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
紘董漕事而巡益兩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紘不相下揚州
知府丘陵素為紘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奉先生以為
况陵以愬于紘之術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
中紘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為民財先生
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事朝下發司讞天順元
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
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鑿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
藩布參憲使副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

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
備至親卒身親負土為墳畚鍤不吝手鄉人取而義之逾
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
兄弟子孫叔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寡宗族吾親
所生惟吾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吾親乎
川先廬火遷居大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
以西為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為三龕中祀所繼
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
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
終身不忘為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

不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往往出入所不到李之者樊精苦思終莫能追之嗚呼天之降材也得其全者寡惟先生之脩于身行于時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才矣然以前跋後遺其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將葬有庠前數十日死哀孫賜既以是日葬先生及費孺人且奉父其柩附之輿圃先生諱德行耕鑿府君諱復現稼微士姓凌氏諱孟復莘川里大桐村桐岡阡舊屬家吳今分為嘉善疑舫亭寓居在邑中好事者構屋名借舫亭候其至迺居之桐村牧者蓋倣太史公牛馬走之說云龔遂奇好李善屬文居貧

授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默々守故取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尊為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

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竒獨草疏請还政 獻帝未

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竒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

幾死攣不能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彈僉事云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周正道傳

周南老字正道本道州人濂溪先生之後宋季徙吳祖才
父文英自有傳南老元季用薦授永豐縣李教諭改當塗
縣代還會天下亂省臣奏為吳縣主簿僧普益殺人父不
得尸南老移檄責縣神次日蒼羣鳥飛逸有異跡其所止
獲尸於湖濱縣稱神尋辟為浙省掾上書言時政六事曰
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辯禮分公銓選除兩浙鹽
運司知事進淮南行省照磨改浙江行省進權本省理問
因初徵詣太常議郊祀禮成發臨安居住放還卒南老
端毅好孝其孝本於義理而詳於制度所著有易傳集說

喪祭禮奉要姑蘓雜詠拙逸齋稿子敏字遜奉洪武中奉
任常洲縣奉教諭後與金華胡隆成同召以親老辭歸
親終改廣東軍器局副使子汝安溪主簿淵遂昌知縣孫
綱字文叙以薦授廣東融縣丞進知縣卒綱治融十有八
年有惠政於融成化中都御史韓雍以融人思綱不忘奏
綱子奎為融丞未幾進攝知縣兼攝羅城懷遠二縣後丁
母憂改茶陵州判官卒

錢伯行傳

錢逵字伯行吳縣人父良祐字翼之博學工詩尤工篆隸
元文宗時嘗被旨書農桑輯要大孝行義廷臣交薦宜館
閣不報至大間署吳縣儒學教諭既代輒不復出自稱江
邨民逵刻意力孝年四十餘猶無宦情至正間江浙行省
分治於蘓始其家授登仕郎分省管勾架閣尋除本省檢
校官歷左右司都事陞淮南省員外郎洪武初選詣太嘗
常議禮成發居鳳陽未幾放歸後以事逮詣京卒逵為
人淳厚雅飭稽古考訂雖老不倦其書雖傳家孝而論者
謂時過之篆隸行楷悉追古人妙處一時若叅政王叔能

平章達兼善咸推重之所著有櫓巢藁從姪復常湖二季
訓道復子謚松陽教諭



浙江圖書館

明故四川布政司經歷北湖陶君墓志銘

張時徹

嘉郡有陶生者兄弟四人稚而喪其嚴祠部郎陸君則其
懿親也乃以其狀乞銘余盖未知陶君而信於陸君陸君
之狀曰婦翁諱託字大節別號北湖晉陶桓公裔也宋有
十六將仕者始自汴徙嘉遂世籍于嘉公高祖鉦曾祖澤
俱發廩助賑錫爵有差祖楷以子儼貴贈南京雲南道監
察御史父心齋翁諱儒貢士其履行在甬州張尚書志中
毋金孺人嘉靖乙酉公以例入太孀庾子銓授貴州布政
司都事甲辰改大寧都司丁未陞四川布政司經歷公在

貴州普安之判官妻女爭鬪奉兵相屠奏勘久之不決也
公承委處分即帖而罷兵苗賦多逋監督率賂之甘也而
弛其征公獨弗賂輸乃四集會徇免二苗競而交鬪非石
誤及君目傷焉苗戰怖欲死以千金為解公公笑而麾之
司有黥吏者詭人也惡威清兩指揮乃偽為管屯指揮狀
申掌印指揮剋減軍糧御史諗為匿名求之不得以屬公
即得遂置黥吏于法在大寧時閔王廟僧為盜所殺久不
得盜偶保定軍餘犯他事至大寧公心疑之忽引問曰去
年殺閔王廟僧者非汝耶其人弟叩頭不已輒論死後署
定與有中路責債而競後負債者死坐責債者殺之奏下

御史委公質成則死者登高伐樹墜而殞非責債者殺之也又有傷而野死者而無主名公審其父得死者所向乃所私婦家也蓋是夕又往私之而其婦已他有私者他私者即怒而毆之死負其屍棄之野攝而訊之其人即首服凡此皆祿神明云在四川郫縣一省祭傾險無狀每縣官至即嘗之嘗之而入輒把持短長噤不得出語郫人虎視之公至立撫其奸利而法之其操厲類如此公篤厚淵弘不報所忤口不齒人非人有德則每念不置嘗創四恩祠以祀所嘗恤已者有從母適朱氏晚乃無家公舍于外舍而養之太孀同舍王生貸金米償病且絕囑其母必無負

陶生其母欲賣妾以償公聞而亟止焉面出券而裂之又
有郭生者從妹夫也同謁選京師而郭無餽役郭病死奴欲
欺紹為奸公立折之為之棺歛又代完其餽事郭見夢如
平生以謝焉天性孝友事父母承順曲至愛其弟聯湖蓋
無日不懽也始與諸父業已分異而繼父猶同居者若干
年比子衆欲出推數百金為之築室七世祖長源潛德未
章重為樹表族又菜庵剛直不阿追勒埋銘公先世以賢
力蓋郡至心齋公嗜孝稍落矣公力為振起且耕且讀凡
田畝靡饒備佃勤惰千里內外無不知之開拓先業本於
勤儉非如里豪兼併然也平生不接非類之人也不畜益

之物惟吾藏。晁史守先世遺物，兢兢不忘仕宦十餘年，恒齎私財自給，常祿之外，卽一錢尺帛不通也。年幾及艾，未有嗣，息心恒惕之已，而連奉四子，謂行誼之振云。元配張氏生一女，卽光祖妻。繼翁氏生二女，長適吳尚書孫承烈，次許聘皇甫僉事子梧，又繼王氏無出。少室朱氏生九禮，聘蕭進士女。錢氏生九樂，聘王進士女。九文聘戚進士女。張氏生九章，庚申秋，公忽中痰，痰半躰，為瘰，卽處分家事，勅其妻孥曰：「歛我必以布，無綺麗及金銀物為殉。自今推待盡而已。」此豈為生死亂者耶？卒以嘉靖辛酉八月十二日距生弘治辛酉六月二十一日，得年僅六十一。公於光

祖甚恩罔以為報敢圖其不朽者余受而讀之曰斯非古
所稱質行君子者乎乃陸君之意念深矣
銘曰齧膝之良以服監車湛盧之利乃以割鷄鄉黨歸仁
而不濟於耄期吁其悲

浙江圖書館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瑞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為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為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為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為銘君諱昇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于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夫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為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文彩燁然動人借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竒竟棄不取君絕不為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來書南歸當

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嚴余忠宣公闢李諭德好文張承
旨翦危左丞素揭秘書法黃助教呷皆重惜其去相率為
文辭以餞君退而益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擢為
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谿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
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
食即檄所治徵索既具弟子員肄業如今月旦望玄端深
衣擬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
寧為直學掘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
噤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撤山長座將遷
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上舁者寘諸別室復欲

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鈐鉸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
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污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謝曰
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為職諸郡
帥守知君練籌畧徃徃延問軍政君亦以極民自任悉心
力為之計贛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噐君命君擇險隘為守
禦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窰建砦柵搆屋三千餘間
結民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成將三人坐戰敗將加
誅君為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吾獨請全舉
行觀者以為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
入糴民啼號于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為饑寒所迫也今使

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
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為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
績便宜擢君贛縣尹員外置君耻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
歸服除兵部尚書黃昭江西蘆訪使吳當總兵出閩閩辟
君參謀軍事君為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
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為
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卧不赴而國朝兵入江西武
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偏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
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懼以為主
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

撫州兵不血刃賊酋克明夜遁二十二年 皇上親將兵
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 詔見慰勞甚至
二十三年丁母大夫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
旨偕儒掖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
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輯綏
懷除別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解署到官數月事治
政平錢鶴臯反嘉興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
不敢入吳元年 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
博士尋遷起居汪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廂壁
時 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昇等陳樂器

于庭 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對忤 音 上大怒欲寘諸

法君從容論解之 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

君對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

君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

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

石吾屬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

所陳茶稅失實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

史徃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

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

信于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
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
民輸糧京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
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遽困之農作
方具而僕々於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 上悅是
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 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
之典君多預聞 上遇君厚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
按察司以君為僉事階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
氏竊據之後全華人道爭訟以百數計君悉理其曲直而
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

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偽官悍將
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
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繒藏於
姻家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飭
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
名犯 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馭其衆為農其多也倡
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
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以法鉤連其他贓罪杖
流之偽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為娶婦君至三
夫皆訴君論金桑市冬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

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
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
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于農於是軍中所掠
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
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
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
某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為姦有 旨下君鞠
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鑑廷辯不已民數百遮
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 詔按獄
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何君再進民詢之辭

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鎚以
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叅理妹有姿色適許嵎縣竺氏
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其家逼為妻王詣求
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逮
吏治之吏具狀竟至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廣巖時州
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鞠州初
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既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
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蕪淠十二人尚頸繫東郭民家即
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于兵
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耒謁皆美

少年也問孰為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聽州守通判
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
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
連奪田以為己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回以書聞
君執僧寘諸獄瘦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
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為白之
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
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寃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
民馮輔卿至正中為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
歿其貲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囚

賑迎拜馬前訴奴君為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
賤而米貴時官賣鹽一斤青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
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歎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
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為奏之兩郡民
灑然如更生始而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
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
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元有廩訪司廳
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相相廣洋以叅政行
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首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
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庠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

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為
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為先時
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興較君移牒指
揮司禁之點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既
申火禁督邑令庀火且為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戢士
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預息偏將吞受部兵一縑者君
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挾日出于庭數以贖貨罪准
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
鎮濟寧奉 旨按籍選壯強為兵東平侯昌濟寧三 郡名
皆驚散將為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侯止之

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午
君陰風跡數十年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
劫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送之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
於姑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
考筆使其誣服為盜訊為王六家兒且指卒人三十餘人
擄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訴云已殺之沉於
河矣追所劫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
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
令郡若縣各置二曆日著所治獄訟錢粟之績一畱郡縣
一上之憲府遞迭更易月按曆而鈎考之凡所事為莫敢

隱者後遵以為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
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赫然著
聞凡疑獄皆質焉 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為政得體朕甚
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 上曰朕得之
矣詔陞君為之三年四月封建 親王擇王府臣僚 上
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侍 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
是選乎眾皆曰賢 上大書君姓字于几復問禮部尚書
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 上曰朕固以為足任也遂
驛召君五月拜晉王相府右傳階中奉大夫會有事于方
丘君受告導駕既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

臣以弓矢授君射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勺

漣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為射

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韃二矢向鵠三

發連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

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建王

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甍四年大興眾築城作王宮

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公賀生辰表詣闕至則車駕將

幸臨濠勅從行數被召問恩寵各加九月辭於臨濠

上高馬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

自來君還會徒沿邊諸襍羗萬餘人內地護卒弗嚴道亂

奔散太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間 詔使詰責叅政

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

王相府叅軍以尚書授 王復奉 詔兼授 秦王絳翰

林學士承 旨宋濂時無 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

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 太

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 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

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敢遂命之蘇州覈糧長罪

狀君至捧其尤虐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

三月 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為問君復謝未遑改刑

部主事奪叅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

五十兩錢萬三千文 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

諭君詔 上所親製辭甚厚各祇裘纊袍毳襪之賜時朶

兒只把雖降而特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

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

声援脅服鄰邦為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又

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

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奉守之則朶

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闊

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朶兒

只把叛兵擁君比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

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後有五數日亂兵執擒獲
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葬于某地西涼衛
以聞 上感悼遣使吊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
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日葬于某山君學有應
世林內行尤脩飾仲弟濩為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
賊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賦之半君以已俸
代償之致其妻子于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
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
臨事善斷故居官次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
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

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又
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
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又憐汝幸為我銘我無憾矣嗚
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 皇明以民授之又生其人俾左右之啓 國之初
俊才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 帝蔽宸從

容諭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于行繡衣直指以蘓南
珉循強剗穢洗濯積垢南珉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
望于東 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臣
二年化為畊秦 帝謂相臣聶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

子維晉巨冏維傳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既入授經復
出治戎狐裘毳衣唯 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
用君之則道死 天子睟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
哀主有事功歿多子孫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琬琰錄

浙 江 圖 書 館

浙江圖書館

李天瑞傳

邵宝

天瑞諱文祥姓李氏天瑞字也世為湖廣麻城人祖某正
統壬戌進士累官山西布政使父某成化己丑進士歷陝
西叅政叅政公配趙氏生天瑞五六歲即露頭角及就傳
授以書多誦強記應口屬對輒能驚人十三能文十五學
春秋書其簡曰學不到聖賢終為人下二十中鄉試高第
卒業南雍愈力於學登丁未進士以風義自持一時名士
多與友善見沉浮世事者輒叱置之上即昨上新政疏
要在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疏入數日
召詣左順門中人傳詰疏中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

祥天瑞從容對 命既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

至謁上官有欲門見之者天瑞部立不進曰庭參有禮此非其所上官改容禮之巡撫欲調守城卒從巡而民壯代守天瑞悉放民壯卒不果出凡屠數月民喪服或言天瑞不宜外補 上意解時三原王公再起掌銓因奏召還關中父老擁道號泣監司有所愧者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天瑞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既至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下 詔獄乃有媒孽天瑞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狀下法司擬罪主者承望比附加重天瑞曰天下後世公

義固在復何恨哉誣伏不辭中外究之既而有欲指媒藥者以訟其人懼乃密解從輕降興隆衛經歷興隆處苗夷間為雲貴要衝途有給遞疆有竊攘上慢下抗名分蕩然天瑞立法均差復招致寨長申斷場禁雖異種部落亦凜然知畏相戒無犯提學吳副使檄兼學事天瑞首新文廟簿正祭器置田以供博選俊秀分齋肄業親為講說鄰境上聞風來遊者若干人俗尚邪術病必禱鬼喪必奉佛天瑞集僧巫大其書器造就常業或以歲旱請召方士天瑞曰毋吾自禱之十日齋戒將有事於郡望是夜雨厥明徒跣走龍洞大雨及還乃止都御史鄧公廷瓚奉命征苗

嘗訪兵畧大奇其才以憲職薦天瑞曰昔以言出今以軍
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賣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不
許即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高城曲河水陷墮焉有
司出諸水中殞之弟文禎奔赴以其喪歸葬于蔡家園之
原天瑞少有大志讀書積學晝夜不息其在家敦行孝友
施及宗姻至於義所未安輒侃侃正論辭受取予一審於
義好分別是非寡合少容人頗稱傲亦不之恤及更事久
深自抑損每以浮名為慮凡有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
於文亦然詩尚精婉所著有檢齋稿若干卷生男一曰京
元天死女二年三十論曰古有磊落奇偉之士天瑞殆其

人哉方天瑞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
頓曾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其執禮似簡盡職似矯守法似
刻非君子鮮能知若夫歛華就實每恐規模太廣而才力
弗逮不以自沮而必求往進咸寧之振奮興隆之綜理亦
可觀矣充是心也何所不至而遽至於此豈非天哉先是
天瑞雪中過予於許留三日而別論講經史旁及時事以
至詞章翰墨無不品評自謂曩古用心極苦恐不能壽已
而果然豈非天哉烏乎天之於才生之固難而卒自戕之
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珠
錄



浙 江 圖 書 館

明故南京廣洋衛經歷三川包君墓志銘

夫附翼攀鱗多建旂常之伐宣竒吐異亦表區宇之名非
必蜚英甲第躍馬邊疆然後足以騰景譽而垂不朽也昔
鄒侯發身於沛縣掾平陽始迹於秦獄滕公廁名於司御
張蒼主書於柱下石奮受謁於中涓兗寬干榮於掌故張
季委貲於騎郎溫舒起階於郡吏定國通籍於決曹魏相
奮庸於平吏彼豈非皆椎傑之士哉余於包叅軍蓋多其
志云叅軍名大中字庸之別號三川故田間子也始學為
儒典諸生攻鉛槧課甲乙矯矯競爽矣既以其病也而罷
之病瘳則學詩學書學畫詩宗謝榛書若畫師文衡山氏

稱入室焉君嘗有四方之志不帖。丘壑中言遊吳門遂
盡友吳門士已乃走白下遂盡友白下士大都談道講學
物危竒詭諸俠客博徒世所好者不屑也已復薄游京師
交天下豪長者稍。露其囊穎或多其才諳勸之上仕版
以干清時者乃入貲為部從事司尚書章印公退輒鍵戶
講古詩書時復撰著一二以視同好乃同好頗贊譽之謂
包氏子非媿。流也一日以所業贄見學士陸懋山公而
懋山公大器異之數為稱引好事者聞之曰陸先生豈虛
獎人者哉輒住任從君索詩畫書殆無虛畧時所事天官
卿則建寧李古冲也古冲故稱憐才凡通一藝以上無不

賓禮乃其於包君尤孳。烏授館於公署之側。數咨以冊
青篇翰。於是包君藝益精。名日益起。比後滿當銘叙。李公
曰。吾不欲包生遠去。我乃授長蘆都轉運使知事。知事至
長蘆。條鹺政十餘事。商人稱便。適通州陳梧岡為都轉運
使。雅好藝文之士。亟賞重包君。謂包知事不但吏治才也。
時民張姓者。純袴子弟也。妻美嗜博。日與博徒游。博主強
岱有偷心。烏殺張祕之。寘諸棠中。陽會諸博徒。造其家。博
誣諸徒殺張。及為曲誣。甚力。諸博徒無繇自明。迄无左驗。
諸有司莫能決。御史行部廉包知事。才乃命包知事。枉按
其獄。受書以行。知事則自計密偵之。而事洩於隣。嫗情既

得輒發橐中屍岱遂伏辜由是包知事名振長蘆域中矣
已而轉丞建陽令馮君大宜君君得行其志居無何而令
去丞代治縣事民益大宜之比上海顧令未不宜於丞蓋
於時監司郡長率才丞凡下符縣辦幹率不於長吏而於
丞丞辦幹當輒不關白長吏而上之監司郡長忘所繇生
也御史吉君澄謂包丞有文檄包丞校刻五經諸史等書
會倭奴寇福寧州督師剿之則檄包丞為紀功官多所策
畫壽寧缺令則又檄包丞攝令事事益辦終日坐嘯堂上
賦詩染翰以自娛曾不為徵科期會所苦三年陞南京廣
洋衛經歷頃之會覲者入而君以建陽丞鐫籍笑余嘻之

曰韜光居下位何事亦相傾有以哉有以哉方丞之在建
陽也江西周紀以舉人教諭其邑雅好讀書與丞善每會
談說古今迄霄旦不休已而死妻子不讀能具棺殮丞竭
力經紀之歸其喪人益多高包丞義云及罷官歸與諸鄉
先生及騷墨之士日夕高會觴詠為懽結碧岑樓俯大江
望見大雷諸山隱々出城堞上構寶硯齊壘石為小山雜
陳彝鼎圖書諸物髣几朱榻灑々如洗與客娑娑其中白
墮肯羞不夙而具蓋婦所相也月出江上鳥嚶花間輒撫
景賦詩或自度新曲吹簫鼓瑟陶如也去居數百武築圃
樹梅作雪芳亭几飲客之具率取給焉眺覽山川尋幽選

勝有約即行不以他故為解一日暮天台鴈蕩之奇輒乘
款段戒奚奴負書劍以往盡窮岩壑勝絕壞歸无何又赴
梧岡公于濟上觀孔林游泰山眺日觀天門久之乃返烟
霞川谷異卉珍禽靈巖瀑布秦碑漢碣無不向人陳說猶
然載記圖畫也君倜儻博雅好結交海內賢豪聞人嗜古
希奇玩好物遇輒傾貲購之於人無所拙下即遇顯貴人
言笑坐起任情合則出示肺腑不合則噤不一語故人婁
者半而黜者亦半生平耽嗜書史手不停披燕席中有摘
發古事為談者輒縷；占對不婁以雖其舊好亦示其天
性敏異然也體質清纖面如脂澤好着皎潔衣望之翩；

若仙雅不善飲顧嗜果美饌啖无節卒病斃以死悲夫先

世合肥人祖諱元吉者宋建炎間進士官翰林待制扈高

宗駕至臨安卒葬御藥園今稱為包家山云元吉生彰淳

熙十一年進士官朝散大夫彰生榮避元兵徙鄞為江東

包氏始祖榮生容事元為廉訪使容生莘元定海教諭入

國朝從事陝西以詩魁陝西鄉試第洪武四年進士丞湖

廣新城縣以事謫凡四傳而生瀚瀚生松娶楊允恭女生

三子曰大有大正俱庠生蚤卒叅運其季也生於正德甲

戌十月十一日卒於隆慶戊辰正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

五娶毛氏繼楊氏家宰碧川公王山王丞茂潛女相家甚

治男子一名莊側室周出聘毛太學某女女子二一毛出
字尚書楊康簡公曾孫承敬一許字懷安知縣戎來賓子
某與莊同產卜某年月日葬君于梅湖父塋之穆位所著
有包叅軍集行世君之卒也猶子堅寔經紀其家又以治
命撰述生平乞句章山人沈明臣為之狀而屬余以墓道
之碑碑所未及者沈生蓋詳言之銘曰有子未室有女未
字胡然而死藝苑載駕學海方舟胡然遠遊知君者謂君
百憂不知君者謂君何求梅湖之濱有梓有桑坎斯崇斯
維君之藏以莫不藏

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立齋鄒公傳

姑蘇袁袞撰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郡經子史一日終不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孝皇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弟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迎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公以言官奏對幸直大政維新之曰請劾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勿受職先請見君政

之可否歷陳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怒
鵬善其言卒莫能用也是歲冬星變智抗章極論陰陽之理
請黜萬安列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
不進小人所以不退也大抵宦官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弘
治己酉年言事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鵬妄議朝政事連智
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僅餘喘息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
畧云智與湯鵬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
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
論風俗淳沆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竟空虛
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下部侍郎彭韶辭戾不判

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執道衣結履穿幾不能
存親識潰遺堅却不受到官甫兩月廢政悉奉居無何暴
病卒袁袞曰自蹇諤之風衰而偷懦之習成士務循默以
射富貴其流敝不至於四維潰裂而後已間有能自樹立
者必摧挫不能容其身以死如汝遇者不少也古云千人
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彼患得患失者聞汝愚之凡可
以愧死矣



浙江圖書館

張子宜傳

張適字子宜長洲人父澤元海道万户府總管適幼穎悟
十歲能賦詩彈琴時稱竒童嘗以詩經應浙江鄉試元季
天下亂遂隱居不仕洪武初以秀才召擢水部郎中病
免後以明經薦授廣西布政司理問所提控案牘調滇池
魚課司大使考滿改宣課司大使卒適博學工詩文與高
啟楊塞濟名所著有樂圃江館南湖滇南及甘白諸集孫
祝宣德間由進士除大理評事正統初上疏言畿甸旱蝗
乞暫停徵稅放免匠役蠲除致死馬足以甦民困後坐事
左遷處判知事改刑檢校陞大理左寺正陞保定知府致

仕
卒



浙 江 圖 書 館

明故龍江驛丞杜長公暨包令人合墓墓志

銘

常

張時徹

在昔者騶虞化行免置俗美鬯懿宣介競慕悅以為躬之不逮也故緇衣著好杖杜吳懷斯其權之亦至而赴亦勤矣世之衰也機械繁吳質行鮮寡干戈起於比隣毒螫藏於燕妮又惡睹所謂朴茂豈弟之凡乎嗚呼若杜長公不猶行古之道哉公蓋竹月隱公之長子云孝友天至逮事王父母極誠共奉而竭力寔窳之事兢々焉即隱公亦不知其費所由辦有弟三人曰昇曰晟曰崑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瑣鉅諸務昇遊孝四方客死於揚躬往

歸其喪曰於我乎瘞出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嬪而貧
其子情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塋他於厚匪
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捐貲以葬人之不能喪者如其喪
諸種々義行都若此平生翼々自將不妄言笑不輕與人
羣御家莊而有禮諸弟蓋甚嚴之女婦肅々治蚕織饋餉
事固諱於室罔群聚而嬉謂施於有政者非耶子姓踰禮
凌節即踈遠亦撻責之行於道則卑幼肅恭俟其過々卑
幼門々者疾趨降階肅揖而送之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父言依於慈與謁吏部選文工甚尚書覽而異之擢為第
一官南京工部司務陶翁至而廨圯當葺為直三千金裁

之至九百金復當修京城部復下陶翁計其費減吏佑至
數倍陶翁之為司務八年所減省費率以萬計尚書雅器
之所任非翁弗稱而吏不勝其覈以事中陶翁出為興化
檢校會郡闕守御史檄陶翁攝守時倅固在也陶翁遂巡
謝不可乃日生皇理郡事退而奉倅唯謹無何遷連令時
方有海寇陶君繕城堡厲兵寬徭稱完邑寇中吏民愛而
祠之以能高遷同知建寧府事它御史顧謂陶翁弱不稱
令調西華陶翁至西華大水簿城且壞陶翁晝夜睥睨間
呼曰天乎民何罪令請得自沈以謝已水退城得不壞諸
公偉其狀相率為移褒西華令積最遷而陶翁則已倦仰

天嘆曰令幸不愧民然旅進退蹶躡風塵間独不愧吾先
為彭澤者耶遂拂衣歸陶翁有田千墩旁有時割其腴田
膳宗族姻黨歲以為常有竊而他售者陶翁笑弗較曰吾
弟虞餘畝不任割耳客質田陶翁已盡償其直矣後其子
若孫貧翁復台而三償之不令其家知也伯兄病篤陶翁
為治棺於蕪湖得之舟人以風請少須翁泣曰病者能須
我也耶西木舟中流風大作檣折賴西木翼而免其篤弟
惇誼先人之急乃爾陶翁卒以隆慶丁卯十一月八日故
不為家卒至無以殮娶徐孺人有子俱不育子兄之子子
才太孝生亦先卒娶王氏繼黃氏孫男二成功太倉州諸

生娶徐氏成鳳娶張氏曾孫男一質女側出配周湯孫女
四配陳彥禎王世望張振宗王其曾孫女一字毛其一尚
幼仲蔚謂陶公才高宜上第不第為吏而能宜貴數躓以
止長者宜曹後乃不有子習養生家宜言大壽々七十五
以死嗚呼仲蔚名能稱惜陶翁者矣其習陶翁則莫若某
繼之銘々曰是唯西華令之所返真以令免而貧庶幾哉
彭澤令之裔人

浙江
書局



浙 江 圖 書 館

張子宜墓志銘

俞貞木撰

子宜張氏諱適子宜其字也世為蘇人曾大父諱懿善大
父諱大榮父諱澤母徐氏子宜甫十歲能賦詩彈琴人以
奇童稱之既長從沈先生伯熙父明詩經較藝有司不利
更兵變未嘗廢業達官臣室爭延而師之洪武初以秀召
赴吏部授奉議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未幾辭以病乃復
居鄉里歲丙寅衛輝府及海州交章以明經薦不彀辭至
京授廣西布政司理問所提控案牘嘗識以獄復治其書
輒嘆曰吾求其生理不可得若何憾焉獄囚多飢色捐已
俸煮粥食吏民之不循教者不以鞭撻辱每諄々導諭越

二年以事調南府滇池魚課司大使先是夷民梗化輸賦
每後期自是逋稅皆是蠻方少儒者時西平候沐公布使
張公方以文武鎮治西南未嘗以屬吏待考滿轉宣課司
大使到官勤畏奉職商民弗敢欺甫以疾卒于公廨蓋洪
武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也高年六十有五取沈氏前
鑿李提奉得輝之女先二十五年卒子男一人收取韓氏
女一人蚤世孫男二人長中生蚤次渠孫尚幼女一人
在室子好文雅沉静不逐時尚視富貴如一在家遑事親
從兄篤于孝敬與人交終始無戾言教子弟以忠信孝弟
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自號甘白生孝者稱之曰甘白先

生云其卒之日收方歸屨墓聞訃匍匐往負骸以歸卜以
建文元年三月廿六日葬長洲縣武丘鄉先塋之側禮也
將葬收以狀求徵銘遂次第其事而銘之銘曰
仕不擇復不厄時為適義為質吁嗟乎其白

浙江圖

浙
江
書
局



浙 江 圖 書 館

人兄弟言於依友間有反唇評語或戾而鬪墻者日有字
格曰杜長得無非乎初為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痢者
衆徒以避長公曰夫固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
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蠲也而衆頗疑之長公
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
役蘭谿晨出走衢路遺一青布囊奉之中如有金也歸
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
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
卒至前驅避而疑之死無以償笑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
待君义笑耶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長公曰君謂有

逐金而望取分者耶繆笑辭而去之後奉化曹尹蘭谿唐
尹同會於棘闔蓋談及杜榘事而各牽所聞知嘆曰孰謂
世無好人哉楓山章先生理孝名明臣也見長公輒禮之
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於理匪賢非可以榘吏少之已
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蘄其幹會有以毒藤自殺者而
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當之死具獄上憲
司則疑長公覆訊乃出之守惡其反而笞之長公曰嗟
天乎辨寃死而可笑笞何憾乎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
兵以此嬰疾卒於卽舍時獨季子封君在焉方彌留語曰
平生辛苦自樹幸無悖闕死矣繼吾志者汝若操之終身

吾且瞑而逝乎時封君年十九奉柩及母氏以歸踰二年
卜地於鳳凰九曲山之陽葬焉配包令人敬慎恭肅修行
賴道事舅姑以孝訓子以嚴撫諸孫雖甚愛有過輒痛笞
不貸也鄉俗賴人凡年五六十率為會禮佛會推一人修
齋令人雅好儒乃獨不為會或強之答曰吾聞以仁孝祈
福不聞其以佛也夫長子孫也而迪之異教孰與訓飭以
詩書乎寡居凡二十年非婚喪不出中門黨中稱女範矣
長公生景泰庚午十二月十六日卒正德丁卯八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有八令人生後長公二年卒嘉靖己丑二月二
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嘉靖戊申十一月合葬長公墓

長公世有名德祖諱瓌妣顧氏胡氏父諱鎬即世所稱竹
月處士者也妣毛氏長公諱常字守經生四子長曾三未
娶卒次鳳娶詹氏次鴻庠生娶陸氏次鷲即封君也娶聞
氏孫男七曰愚曰愈曰怒曰魯曰辟曰思曰慮思即封君
子也奉丙辰進士今為工部水都司即中孫女二長適雷
峯汪氏次適方氏曾孫男十一曰受易曰受詩曰受禮曰受
言曰受誥曰受采曰受和曰受泰曰受壯曰受寵曰受麟
曾孫女一曰婉紹許聘水氏都水君曰大父植德秉義日
夜所謂孳々充其志也與古仲兮彥方之徒何異哉而閭
堙沒至今無稱於縉紳思誠痛之願先生追而賜銘



浙江圖書館
藏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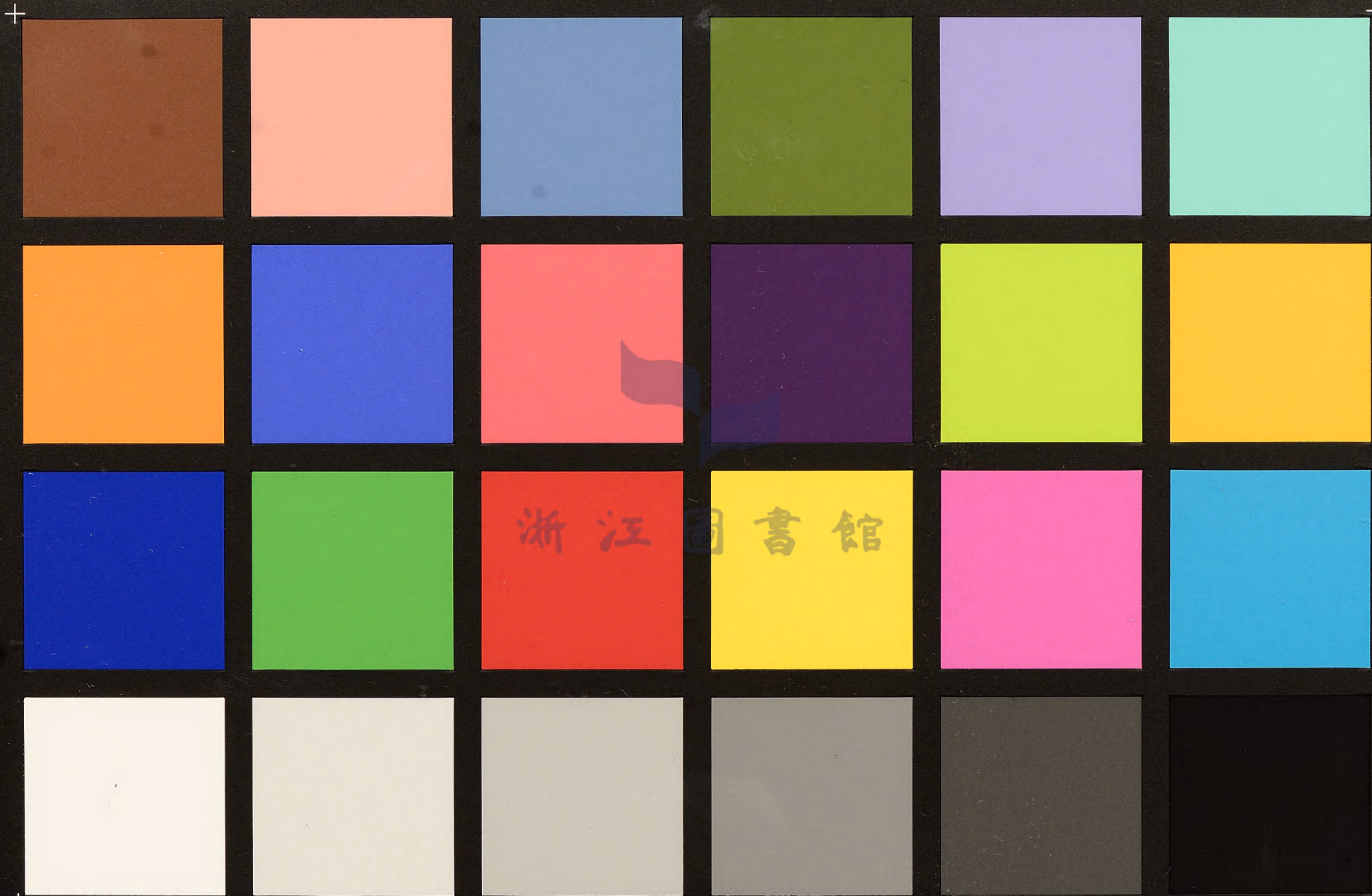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668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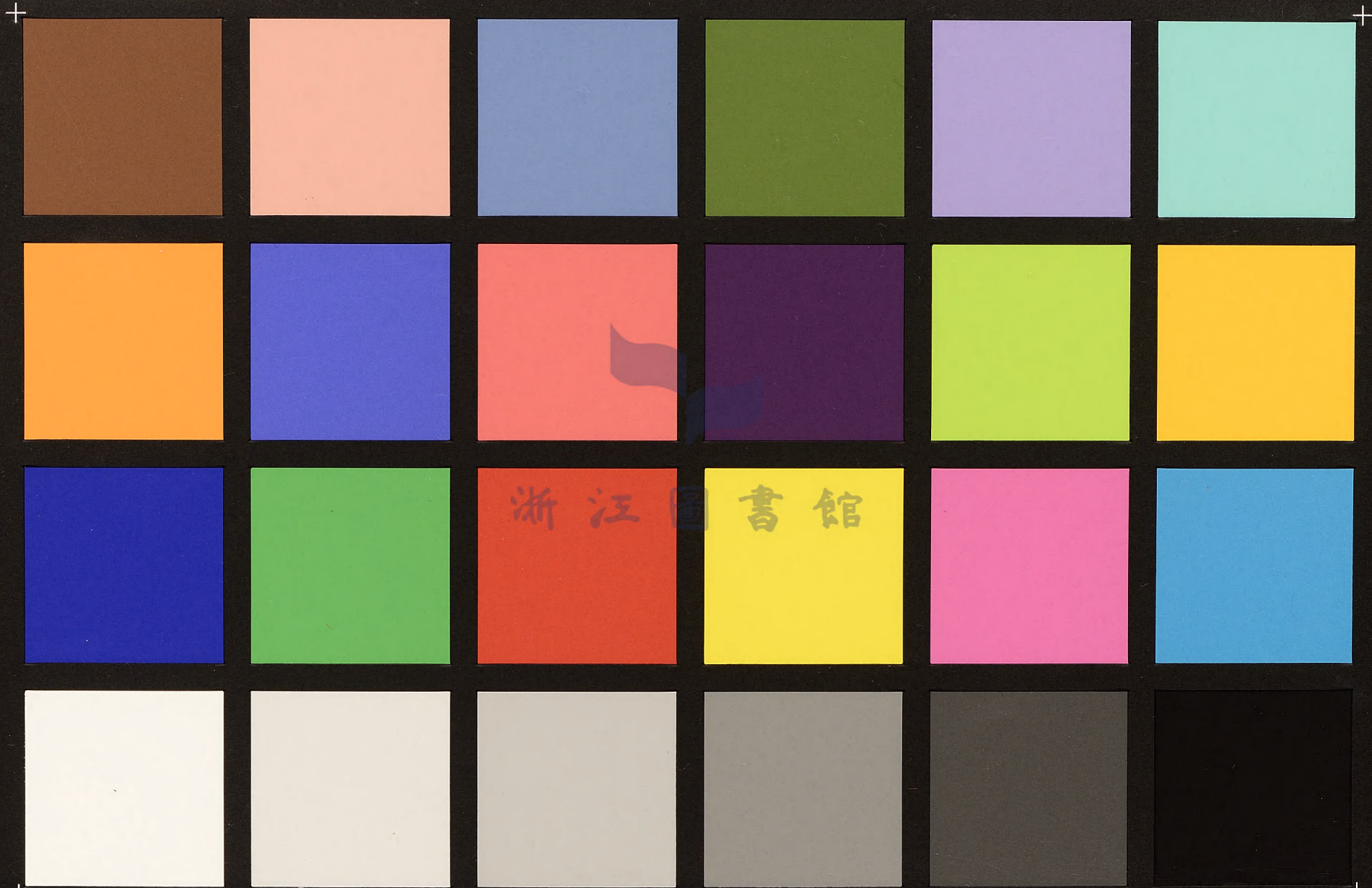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x-rite

100mm